

第五十一卷

序十首

第五十二卷

序十首

第五十三卷

序十首

第五十四卷

序十首

第五十五卷

序十首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一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序一十首

熊士選詩序

徐迪功集序

秦君餞送詩序

正音序

送楊希顏詩序

刻戴大理詩序

完名榮壽編序

何公四圖詩序

萍會圖序

代同榜序齒錄序

序一十首

熊士選詩序

熊士選者豐城人也名卓字士選弘治丙辰進士為

平湖知縣擢監察御史以劉瑾黜之歸黜者四十有
八人而余亦與焉瑾以其名詔天下號曰黨人瑾誅
起余官江西過豐城訪其人於曲江之濱亡矣余旣
往哭其墓復收輯其遺詩得六十篇然皆精細言華
錄之俾藏於家李子曰夫子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
福之幾也蓋苦失要實不甚解又無所測夫往來昭
昭者云曩余在曹署竊幸侍 敬皇帝是時國家承
平百三十年餘矣治體寬裕生養繁殖斧斤窮於深
谷馬牛徧滿阡陌即閭閻而賤視綺羅梁肉糜爛之
可謂極治然是時海內無盜賊干戈之警百官委蛇
於公朝入則振珮出則鳴珂進退理亂弗嬰于心蓋

暇則酒食會聚討訂文史朋講群詠深鉤願剖乃咸
得大肆力於弘學於乎亦極矣於是士選爲御史日
與四方士游聲光赫赫頗有千仞覽輝之望夫治極
亂繼名高毀入丁卯後事余難言之矣 今上旣誅
亂賊反之正民志烝烝不奸又號一治厥亦往來之
道乃今盜賊顧日益弗靖學士大夫相與釋俎豆而
議干戈誠使天假士選年於是時膺寄受托必嶽立
虎躍表見流輩乃顧死也悲哉古人有言曰勝觀數
定觀理蓋言禍福治亂之必反也士選前惟黨禍慘
矣今顧又死獨不值其定何邪夫測往來者未有不
據要實者也 要實明然後幾驗幾驗然後治亂理而

禍福彰今既不值其定則余又安所據而測夫往來也故曰余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福之幾也然盜賊平且有日乃其人則竟已矣夫予安得而不悲故既收輯其遺詩而又重之以辭

徐迪功集序

徐迪功集六卷并談藝錄子容寄我豫章予即豫章刊焉印傳同好意表迪功文云初迪功亡京師也予在梁子容計予曰昌穀遺言子序其遺文於是手其文歔歔久之曰嗟乎予忍序吾友文邪麟鳳芝寶世所希邁見邁見之而遽天滅亡也天生之故奪之邪抑生不生而脩或短非天所諳哉迪功以文賦起

吳中十數年間鷲翔而虎變彬彬乎出人士前矣然竟軼軻天滅亡也凡此天果弗諳之邪乃予觀李唐人李杜軼軻勃賀則天未始不憐不流涕也然猶異代足寬解孰謂親邁見之如迪功者云客曰氣積又斯瀉三代以後聖人罕生孔子以周末故不得位觀其大可占其細若是則魏徵將為鬼魅之說非邪客曰群體迪功奚以之也予曰談藝錄備矣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體者也然守而未化故蹊徑存焉雖然辭榮而耽寂浮雲富貴慷慨俛仰迪功所造詣予莫之竟究矣今詳其文溫雅以發情微婉以諷事爽暢以達其氣比興以則其義蒼古以蓄其詞議擬以一

其格悲鳴以泄不平參伍以錯其變該物理人道之
懿闡幽剔奧紀記名實即有蹊徑厥儷鮮已脩短細
大又曷論焉不載迪功履歷以別有志述

秦君餞送詩序

夫學者稱餞送率於詩尚矣然烝民首列乎崧高韓
奕亦曰奕奕梁山此何哉蓋詩者感物造端者也是
以古者登高能賦則命爲大夫而列國大夫之相遇
也以微言相感則稱詩以諭志故曰言不直遂比興
以彰假物諷諭詩之上也昔者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也宣子請各賦以覘鄭志故聞野有蔓草則曰吾有
望矣聞賦羔裘則曰起不堪聞褰裳則曰敢勤它人

夫蔓草細物也羔裘微也褰裳末事也曷與於鄭志
奚感於宣子而有斯哉亦假物諷諭之道耳故古之
人之欲感人也舉之以似不直說也托之以物無遂
辭也然皆造始於詩故曰詩者感物造端者也無錫
秦君爲河南提學副使而餞者爲之賦嵩山有賦大
河蘇門梁園銅雀臺五老堂德星亭者夫嵩山者言
其高也大河者淵而長也蘇門者源泉有本也梁園
銅雀五老德星者俯仰之曠也而大景行故稱者物
也指者事也高長源泉者德業之經也景行者徵也
斯非所謂假物諷諭者哉且夫德以立政業以廣志
徵以推信是學校之要也秦君一舉餞而獲斯三要

然而造始于詩詩非感物造端者邪

正音序

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誅高者猶足被
管絃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黃陳師法杜
甫號大家今其詞艱澁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土
木骸即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興錯雜假
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
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暢
而聞之者動也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
一切剷去不為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
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為邪今人有作

性氣詩輒自賢于穿花蛺蝶點水蜻蜓等句此何異
癡人前說夢也即以理言則所謂深深款款者何物
邪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又何說也孔子曰禮失
而求之野予觀江海山澤之民顧徃徃知詩不作秀
才語如正音是已正音歎處士余存修作處士商宋
梁間故其詩多為宋梁人作予遊大梁不及見處士
見其子育處士有文行育嗜學文雅亦善詩傳曰是
父是子此之謂邪育以疾不遊及其鄉今數年矣以
書抵予曰育恒懼先人之作泯沒不見於世也幸子
表之予於是作正音序處士行詳見志表予故不述
第述作詩本旨焉

送楊希顏詩序

希顏曰夫自吾離鄉土侍兩 皇帝奉 王藩也倏忽四十年餘矣然無異朝夕焉夫吾顏毛今種種矣而夢魂常遊於故鄉李子官免之明歲君乃言於王曰臣鑄昧死請臣有先人墓在太行之陽汾河之傍荆榛翳如狐兔穴之敢請 王曰吁汝歸其端歸君於是秣駟於郊載脂其牽旆旗設鞍馬首載西將展墓而游於其鄉周 諸王諸將軍暨群大夫士與執事者壯君歸也於是佩玉者冕者紳者綬者車者馬者俎而醑者咸祖君至至鮮不歌也有鴻篇焉有寡言焉有鏗鏗而參差者焉有嚴而昂昂者焉有欵

而逸放而井井者焉左史景陽謂李子曰夫祖必有詩何也李子曰祖必有詩者自崧高蒸民始也夫歌以永言言以闡義因義抒情古之道也然而靡專於祖故詩於人有頌箴諷於已則思是故古之人之遇也必陳詩諭志焉昔者鄭人賦緇衣也晉侯曰敢不拜鄭君之不貳也此取諸頌者也國子賦鸞之柔矣者則諸箴者也叔孫相鼠穆子茅鴟本諸諷者也莊舄越吟激諸思者也之數者皆古之道也而靡專於祖然祖也必歌焉事者情於離難也故鄭六卿餞宣子於郊也使各賦占志焉志以立行則事有名矣名以順義則行有程矣執義建程則人不愛情矣景陽

白乃予今始知祖之必歌也且希顏之能得精何也
李子曰夫名莫大於展墓義莫隆於追親程莫要於
思本情莫先於頌義是有其一足以得情矣况兼之
乎况兼之乎

刻戴大理詩序

浮梁有戴大理者好吟而早逝德崇而宦卑乃其吟
簡復火之亡矣戴有子據遺簡獲其吟八十四篇手
之泣曰嗟吾父崇德若是而官止是邪夫吟者萬物
之共情也奚損於天乃亦火之亡邪斯位與名共滅
之邪且弗刻茲遺後世孰謂父吟者李子曰孝哉戴
子孝子之於親是而無非愛而無憎修而無短斯非

無非也見其是不見其非非無憎也愛之而不知所
憎亦非無短欲其修而無短故親之身非無期也孝
子曰吾親如金石如栢松如彭如聃非不知人之身
非六者倫也乃其心恒若斯矣故曰孝子愛日愛生
於見其是見其是斯又何憎矣故親之名亞乎彼孝
子曰吾親德才罔亞彼乃名亞彼親之位亞乎彼孝
子曰吾親德才罔亞彼乃位亞彼故親之善即小罔
聞也則求使聞也人談親過則仇之非彼仇也憎吾
親者吾仇也故親之言即小罔聞也則求使聞也詩
也者固言之章也言之章無小大無多寡無巧拙必
求使之聞也斯孝子之心也於戴子見之故曰孝哉

戴子且物不能無聲也於是乎吟出焉聲生於竅竅
激而吟視形爲巨纖人之吟則視所集爲多寡巧拙
然均之情也情感於遭故其言人人殊因言以布章
因章以察用故先王之政不詩廢也故小大者其受
也多寡者擯也巧拙者思也李子曰予於詩昧故罔
克明於戴詩然其子之心則固孝矣則固孝矣戴子
今爲開封府同知刻父詩於大梁

完名榮壽編序

洪洞韓公以戶部尚書致仕之十六年是爲正德辛
巳會 今皇帝即位搜俊又掇遺佚繹勞伐起廢屈
元卿碩舊罔不祗禮於是使使齎璽書往問前尚書

文歲增其夫月加米焉是年公年八十一矣河內守
自嗟吾父斯不謂完名乎 爾書及之矣抑非榮乎
非壽何謂於是公凡所受 制書及凡所贈公言
萃爲編曰完名榮壽之編君子覽之曰編有六懿四
躋是成何謂六懿政信德貞天利人同君禮臣忠政
信則孚德貞則久天利則壽同善則贊君禮則榮臣
忠則完名之所生必斯六者故曰成躋李子曰完者
參諸敗者也名者驗乎害者也榮者彰乎厄者也壽
者徵乎獨者也故君子之敗也非恬之也敗而人
完之也道直而位黜者也害也非欣之也害而人名
之也讒行而身斥者也厄也非求之也厄而人榮之

也前黜之後陟之前斥之後直之者也獨也非幸之也均壽不夭也人完之天久之名之厚之榮之枯之也何也德貞則政乎政乎則人贊人贊則天利夫然後名壽獲而寵錫歸矣斯韙之義也今夫玉無不知其其貴也然有擊而碎之者玉何罪也五穀無不知其美也然有擷而槁之者五穀何罪也騏驥無不知其良也然鹽車困矣騏驥何罪也何也以在人也乃人不知其在人也於是懼敗以求完位完而名輕矣又於是躩道以干名名僞而厄及之矣又於是趨利以避厄厄去而榮遺矣又於是巧冒以要榮榮獲而衆棄之矣又於是委曲以來贊贊行而天殃之矣所謂

非其身必其子孫者也即有非殃也變也非天之定也斯不知躩者之弊也於乎聞韓公者亦足以庶矣立矣或問韓公之德之政李子曰善而不之見謂之心盲嘉而不之聞謂之心聾見之而不審聞之而不悟謂之心惑欲知韓公者觀斯編也可矣

何公四圖詩序

并詩

何公曰予爲職方也使秦隴焉於是有出使圖於河南參政焉有旬宣圖太僕卿焉有考牧圖今都御史巡撫雲南焉有出鎮圖李子曰予觀何公四圖而區域情理之槩昭矣詩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川嶽盤鬱河海爰會江湖之巨瀆蜀之嶮嶷目匯心發之以

才足故事優政敷蕃物阜財和氓綏夷邇悅遐來故
旗牙輿馬鼓笳鞞矛之擁衛圖之不謂之侈餞紳祖
縉雲滄霧凜檠播英驪駒是賡玉振金戛絲鳴竹
咽圖之不謂之靡藻峻繪深千隍百城林谷蔽虧徑
路迴繁星軹霜幟出有卹入有問圖之不謂之矜何
也繪者象乎形者也誅者踊乎情者也庸者章乎功
者也實者流乎聲者也政者實也庸者秩也故其圖
尚象取諸易典叙則之書祖餞體乎禮吟歌效諸詩
褒譽法諸頌協音比乎樂稱詩諭志則春秋之例回
路相贈則孔門之義於乎四圖躋哉遠矣

環環大抵職方是司省疆植民匪爾疇咨關雩逐

輶隴氛曳旗援還聚米虞笏畫之堂堂邊畧西土

用資

右出使圖詩

湯湯河洛襟滌帶嵩隰於原沙易靈恒風振槁布

潤汝勤汝公厥穀離離黍苗芄芄有棠是紹簡在

帝衷

右甸宣圖詩

駟牡魯吟駉牝衛歌思既無邪心乎豈它物以人

茁召祥者和攻駒載殷錦雲駮駮牧人乃夢維魚

罔頗

右考牧圖詩

秦收黔中漢通西南百蠻編戶華夷是叅我公蒞

之王化愈覃獻琛錫貝駟寡停駉翡翠象齒猫睛

金甃

右出鎮圖詩

萍會圖序

萍會圖圖 王官十有五人紀善一教授十二典膳
二十五人者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生不同同主
官官不同同地也於是十五人者約曰始吾儕生東
西南北也固不謂同 王官即知有 王官知同地
乎夫勢無常形止無定踪吾儕知自是不復散而東
西南北乎夫萍之未水也知水乎水知萍乎及飄風
過焉縈花絮於漣漪之曲於是萍者布清而根深泛
精以化神綽約娉婷嬉波上下始與水一矣故有寤
寐其求而終身無邂逅之遇而傾蓋於塗路者非素
相聞也斯所謂偶然之合也夫合未有不散者故君

子同也必聚而酒食相樂於是乎有會會者所以
情防散者也有類乎萍故稱萍會焉散而思必及其
貌又子孫所世講焉世講必曰吾祖吾父昔與某同
王官同地蓋同會云於是會不可不圖圖者所以示
永而存義之道也李子先人亦嘗爲 王官茲地覽
其圖而嘆曰嘉哉會也然亦時使之焉夫叔世寡安
枕危邦鮮甘食設境內有綠林銅馬之警國無河間
東平之舉輔之以端而拒之不信導之以良而專恣
者自遂也諸君方背刺以憂責荷擔以謀遠非穆生
逃則張衡去即有繫情防散示永存義之心弗暇爲
心矣而奚會之有圖故曰寧淵無焦鱗時使之耳此

之謂也

代同榜序齒錄序

嘉靖五年秋八月河南鄉試成業以其名并文錄之
獻矣于是榜中士谷字齡等乃相謀爲私錄而齒序
焉註其字年籍經并榜之名第題曰同榜序齒錄乃
于是請之監察陳公觀焉陳公曰嗟諸生公錄之矣
汝復私錄之乎字齡等乃再拜而言曰夫私者有必
不能無者也以其類私而實公也是以君子安焉蓋
天下有必義焉亦有必情焉義者公之天下者也如
孔子正名是也情者出于不可必無者雖私猶公也
如周公之於伯禽之疾是也夫鄉黨莫如齒今一旦

得意于鄉而直以文之高下名之又恬然而安之愚
懼人之挾賢也夫人之倫五序居其一故長幼者必
不能無者也今一旦以名之高下而安之昔也兄之
今也弟之昔也後之今也先之以是而行于鄉愚懼
人之無長也故榜之名公也天下之義也齒之序私
也人之必情也似私而實公者也陳公曰嗟諸生
哉可與仕矣夫國家之取士文也而用之則行也名
也而責之則實也誠使挾賢以驕之鄉則其居官必
矜已而凌儕又使挾長以先人則有官必自高而忿
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鄉黨必齒以教讓也長幼必
倫以敦遜也遜讓立而實必循實循則行成行成則

名茂名茂則同榜有光嗟諸生可與仕矣是年冬十二月某濫以左史至河南之藩幸謁陳公又幸見茲錄已又獲聞公與諸生問答之言乃竊嘆曰嗟事有小而關之大者以其本正也有近而通之遠者以其始慎也故正莫先於禮讓慎莫大於厚倫諸生發軔者也而不文驕也不名之競而于序焉齒焉圖之它日階品功業尚可量哉夫監察公因其請而遂成之不獲本始乎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陳公有焉又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諸士子之謂也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一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二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序一十首

送都御史王公移鎮陝以西序

送都御史夏公序 贈鮑侯序

贈董公序 贈劉大夫序

送石庵先生歸序 贈閔子序

周氏族譜序 董氏族譜序

琴峽居士序

序一十首

送都御史王公移鎮陝以西序

都御史王公巡撫河南之明年是爲嘉靖甲申 詔
乃移公于陝西于是河藩臬長貳百司庶尹暨郡邑
之吏罔不愕然相顧失色曰撫公之蒞茲邦也民紓
盜息四境告寧吏嚴于條官守其程乃今一旦移而
之西如吾民何李子曰出入無常者王臣之體也守
之以恒者侯邦之義也是故封疆有吏軍刑各職或
其舛也則王臣者出而臨焉無常員也事定則返無
限年也有它委則移之無專方也今之撫臣固出而
臨者也故其體不能不異且以民言之河與陝奚殊
矣昔者周之定天下也陝以西曰主焉陝以東曰
主焉河之南固陝之東也安知今 天子不以旦奭待

我公哉抑聞之時有利阻勢有夷險事有難易才有
偏兼故用才以兼則改難爲易化險爲夷變阻爲利
此因時順勢謀事之大端也陝以西險塞之國也羗
胡是界甲兵所急故其事難賦役煩瑣調度頻復故
其時阻不有兼材鮮克濟之矣予故謂王公移鎮于
西者用其兼也亦以旦奭之業望之也或曰地遠者
踈位崇者危名高者妬昔馮異之鎮關中也謗書盈
篋使非光武之明雖欲以兼制難乘利固險樹勳流
聲吾恐寇恂無河內之借而樂毅有辭燕之書也李
子曰蹇蹇匪躬者王臣之義也夷險弗避者君子之
節也進止以時者賢聖之行也故成王能君召公思

歸而旦有君奭之篇今以王公之蕪才必入而委之
保傅夾輔之任陝以西豈久居公哉于是冬十月初
吉諸邦侯餞公大梁之郊觴三行各稱詩諭志焉潘
使杭公歌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公之莫留也臬
使張公歌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言西之人權也諸
寮佐則廢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言河與陝均也

送都御史夏公序

巨小視其器難易因乎才靜躁驗諸德遲速係乎時
成否由之天故有容知大盤錯別利持久占之矣久
以利用利以大成大以時獲時以天定鮮有違焉何
也高壙之隼射之者人也鳴陰之鶴靡有不和者也

夏公之舉進士也癸丑迄今丁亥三十有五年矣乃
始脫行省陟內臺官都御史雖解鶴服豈輟藩屏而
職激揚然外鎮也其地又難不謂之遲邪予嘗與公
指屈榜中人見仕者十餘人耳在世者不盈百矣松
栢之生也森森戢戢巖壑間然歷非千百年不材也
夫其遲之也安知天不成之哉初公立農部振藩省
決議贊政允出明納積有歲年人業遲之矣公不之
遲也曰吾俟其至者焉耳是故不干譽而譽隨不冀
效而效獲不嚴吏而吏嚴不悅民而民悅是所謂靜
以制之德之傑者也故今之陟論者猶謂不充其器
而地之難猶不足盡公之才豈非今之人躁者多而

靜者寡邪甲戌之歲予泝江漢滯漾沔登峴首躡楚
山望荆鄖攬襄鄧降觀于土察俗問風以今考之固
夏公節鉞之地也控三省之交故其勢分阻峻嶮故
其俗獷數亡匿故其風雜鮮沃腴故其賦下頑而貧
故其徵鮮如約而鎮其地者緩之則玩激之則變於
是乎有撫治之名撫治者恩威之兼也今誠欲合分
馴獷一雜申約非才不濟非器不充夏公有焉是地
也不公畀而奚畀邪故曰有容知大盤錯別利持父
占之凡以是焉耳然必天定而後驗時至而後獲何
也天下未有躁而成者也故冀望者不知天者也欲
速者不知時者也見難而疑者不知才者也當巨而
畏者不知器者也由是言之天之成夏公者名位若
斯而已哉代夏爲左使者董公也亦吾榜中人也來
求送夏公文予告之曰吾榜見仕而官外者公一人
耳行有鳴鶴之應矣亦時至而天定矣

贈鮑侯序

有馬于此咸良之矣或曰是未歷險斯不知馬者也
汗以血曰齒未長也夫伯樂觀于冀野而馬群爲空
固非險試之也且當是時能一一齒之哉固有所弗
暇矣蓋才有常殊天之畀也器有小巨人之具也故
見根撥而知品者知花者也見形而知千里者知馬
者也即夷以知險即少壯以知老長者知人者也即

平居以知臨變者知用人者也鮑侯弱襲父官壯而立焉一擢而僉都指揮事與書押再擢而鎮淮汝三擢而掌司印年未三十也先是命將下人有謂鮑侯者河南即天地中然巨鎮也地方千餘里轄衛十守禦之所三而侯之齒未長也夫兵者所以耀威固疆戡暴輯民者也河南西以南秦楚之隘鄙也故其地藪盜而峭兇北東南曠故其俗輕剽而易扇而司兵者前憂而預防之潛奪密消不耀而固不戡而輯誠非長而才不能又都司者藩臬頡頏者也有參謀焉有接禮焉有同事焉謀駁則取輕禮失則招侮事謬則來損而鮑侯之掌司印也明而詳是故無損譴而實是故無侮敏而聰察是故無輕怒而廉是故威威生固固生輯如是則何剽不奪何兇不消所謂蹶然歷塊者而人又謂鮑侯使提三尺行龍沙鴈塞中比古之良或亞夫見銜轡而奮躍蹄鳴者非致遠者也一飽一石斂神徐步健氣勃如日中微汗腹鱗爛如未暮而千里矣斯之謂良斯之謂負雷之才如是則何險不可歷何變不可臨而齒之少長足計哉予非伯樂倫也交鮑侯自其父矣嘗觀侯射于南郊又見侯饑而虎餐今又觀其無輕之也無侮之也無能損之也於是知其必良也然不敢謂其群空也何也其寮皆千里才也又皆長而歷險經變者也雖然汗血

之駒非渥注不產觀鮑侯者于其父祖可也故松柏之根不產花卉桃李之根不產桂菊者以各有種也

贈董公序

玉沙董公之爲左使也一號令飭規畫嚴局鑰增範防接屬以禮馭吏以則與民以信出無稽程入無滯案平以濟允執以佐公廉以養威默以停德行之旬月河藩改觀焉或謂董公簡質而退遜是古之遺良也舉進士今三十有五年矣九命而至今官其爲政有而不居勞而不伐者也是故知公者謂簡焉已耳而不知剽繁者具也謂質焉已耳而不知其內文而外素也謂退遜焉已耳而不知其果之弗顧也是以有豐豐之修而寡赫赫之譽也久矣乃今爲左使也旬月而河藩改觀何也李子曰天下有愈試而愈堅者抱乎真者也有愈遠而愈力者任夫重者也有必專而後利者俟夫用者也利莫如湛盧使柄不在掌即能陸剽犀兕水斷蛟蟒顧安所施乎故曰必專而後利今夫千里之馬猶夫馬也設較材於越隙歷塊之頃而汗血未珠電影未掣則駘駘騷騷能別之乎故曰任重者遠而愈力又試才如試金百鍊而靡易斯良之矣故曰抱真者試而愈堅董公入官者今三紀矣九命而操愈堅予以是知其有真也然中書而戶曹而叅藩議而副臬使而復叅藩政卿太僕進右

使而左斯其遠但千里哉然愈力也予以是知其任者重也故今縮銀章握紋符哀然爲方面首前也疊今也赫赫予以是知其專而後利也或曰董前爲卿不專乎李子曰事有巨細地有要散董之專而利者以長於要也曰若是地不有要於左使者乎李子曰患其不專不患不利患其不要不患不專董之謂哉

贈劉大夫序

劉大夫來參河省之政李子傾蓋與語相顧而笑莫之逆也居無何大夫貳於浙而去李子喜又若思者或問焉李子曰予高大夫曰高之者何曰高其績也

然有獲焉予少也蒙誦孔子六蔽之章惑焉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夫六言無非德者患其不好耳而患不學哉長而悟乃學然暮矣無獲也見劉大夫惕焉觀其績慚焉已企焉魏乎莫之及也是故喜焉高之也其離也思焉情也曰敢問大夫何學也李子曰非古弗則非聖弗遵非經弗由少爲之力長而益修譬之饑渴飲食焉或歎則中熱面赤見善則羨而服焉恒懼不與之齊也是故發爲藻華義經道緯探賸鉤奧噴芳摘英如飶醇而挾其粕鮮不精焉故其爲仁則難固用智則不踰守信則靡害秉直則有容勇之則助義剛之則破私故其出而仕御士則悅導民

則從遘繁則剗計大則決析細則理猾畏其嚴宄避
照狡伏其威斯皆歷試之績所謂學于古訓有獲
者也大夫自視歆如人望之固巍如矣予淺人也見
其人惕覩其績慚企其獲巍雖不高之不可得矣夫
緇衣改於既敝杖杜傷於斯饑非惟起懷於好德亦
冀蓬麻之易扶也獲如大夫績如大夫巍如大夫使
侍孔子而遊其門則憂蔽之嘆不發於由而好古之
竊不於彭比矣乃今莫逆于傾蓋之頃而遽適乎江
海之遐來予胡得不喜去予胡得不思故情莫切于
思離義莫先于喜德獲莫大于攻蔽績莫難于歷試
所謂高而兼者人之上也於是効風人之義爲三疊
之歌瞻彼北山有雲洋洋日出曜之群龍載翔沛之
爲霖澤我萬方其悠悠南邦之子于邁蒸徒楫之旗
旒旒旒疆域是清波靡揚海其維南有山桂也冬榮
青青沚蘭凌秋擢英馨香永懷回鴈春征

送石菴先生歸序

右副都御史石菴蔣公巡撫河南之三年 上念之
詔之歸若曰將別庸汝河南三司大夫聞之驚且疑
詣李子問曰巡撫公之政它即未之知河之南不之
知乎其德民或未之知士大夫不之知乎其心衆或
未之知君子不之知乎銓文曰清白可稱夫官患者
汙耳墨耳清白者歸乎李子曰僕野人耳未達于務

雖然竊有聞焉人君不欲竭臣之力非棄之也將以
擴仁也又示勸也人臣不欲盡君之祿非忘之也蓋
懼盈也又耻競也故國有勞臣君則優之其去則聽
之或察其心罷之若曰是欲佚而未敢陳者六擴仁
也於是欲佚者知上之能察其心不佚其罷而去則
進退之跡泯是勸之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禍盈
福謙天之道也故爾公爾侯情非不至而空谷之駒
莫留好爵爾靡義非不隆而在陰之鶴寡和臣之心
豈固忘國哉亦懼盈耻競然耳而黃金錫歸杯酒釋
榻君亦豈謂臣汗且墨哉優其清以勸弗清優其白
以勸弗白優其勞以勸弗勞斯聖王體物之心而賢

臣全智之秋也夫都御史者八座之要風紀之首而
激揚之重官也乃奉璽書乘繡轡代天子出而巡
岳省方非清白吏不至此於是審興革籌利害詢瘡
痍廉貪濁蘇困苦鉏強橫平征役允計會閱兵甲視
墉城畫廡廩百責萃之矣而又舉遺逸拔穎特風動
雷行露濡霜肅斯其勞豈裘羔飾豹委蛇在公者比
哉蔣公且三年矣一旦稱而優之令之歸何不可哉
優之之謂仁稱之之謂勸斯所謂聖王之心也諸大
夫曰優之歸矣又庸之乎李子曰予野人耳未達于
務雖然竊又有聞焉天地因材以篤物聖人因才以
官人故綜覈之政行則寬緩之流後休平之治成則

奮勵之鋒歛蔣公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心也
君子知之德也士大夫知之政也河南民知之清與
白吾君吾相知之它日不庸之不可得矣

贈閔子序

閔子既拜南部司務之命瀕行李子戀焉或問徐昌
穀曰閔之行李子戀焉何也嘗聞昵不言離昵莫如
骨肉之親次莫如友次莫如鄉閔李者同幽人也而
又友也異姓而肉骨者戀焉以茲乎徐生曰賢者弗
昵昵者弗永故骨肉非義必殘友非義必踈鄉
非義必睽何也同氣則求同求則義同義則义义
則戀戀則難離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同乎求者

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求而易者也詩曰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義而义者也人涉邛否邛須我友义而戀
者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行離而難者也故閔李者戀
也義也非昵也李子之友聞之曰友之友吾友也吾
聞古之離也聲諸詩凡以持义昭戀宣義而闡求者
也於是太原喬子賦閔閔子之父憲卿也海陵儲
子賦秦關重去鄉也浙王子賦亮閩國時有喪也郴
李子賦關河濟南邊子賦郊月崧陸子賦金陵吳徐
子賦虎踞昌穀子亦賦驅車之章李子曰喬之詩綴
儲之詩雅王之詩宏李之詩舒邊之詩冲陸之詩繫
徐之詩灑昌穀之詩蒼八子者可謂善言離矣夫因

其友而友之不謂義乎因其聲而聲之不謂同乎同聲而因義八子者可謂善言離矣

周氏族譜序

周生衝修其族之譜成空同子觀焉曰周生知譜哉一譜而五善具矣夫述前者據信後者實謀始者慎導從者簡布言者忠夫譜者所以合散而一殊者也非據不妄指乎非實不溢美乎自我述之自我始之而或妄也溢也謂慎乎斯固言以布之也不慎謂忠乎夫五者失一不足以訓人矧族乎何也族之于吾本一也合也世異則殊殊則散非此難導之從也言諄而不入述詳而不信若曰渠固妄而溢也何以諄

與詳爲也斯不忠不簡不慎之過也何也無實而非據也周生之爲譜也溯其所可知非據乎書事必覈非實乎疑之必缺非慎乎導之以可行非簡乎其言惻怛尊親是惇非忠乎夫自人之不知有尊也于是乎悖悖則不合自其不知有親也于是乎踈踈則不一不一不合則愈遠而愈殊愈殊而愈散斯非但族之罪也亦導之者非也周氏之子孫自是其無悖乎無悖則有尊矣其無踈乎無踈則有親矣尊親得而家之道不成乎斯譜之者之功也故曰周生知譜哉一譜而五善具矣

董氏族譜序

嘉靖五年董大夫來參河藩之議李子獲觀于其譜而語人曰董氏知家政乎吾于其譜觀也居無幾大夫罷歸即其邑之東構東樓闢書院群族子弟誨焉凡言之譜者固不行之家也李子聞之又語人曰甚哉董大夫似君陳也吾于其家之政知之也夫自大學教衰也士不由齊而求之治是故仕也有不官政者矣矧家之能政也其罷也有不身謀者矣矧家之政行也是以夫子憂焉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夫是言也誰不之知也然未之有行何也其所厚者薄未有不薄者也又其身官焉已耳罷則無所于歸也夫董大夫者藩省之佐耳固非崇爵豐祿人也其仕也念念其族而其罷也群而誨焉政不究于官而行于家斯豈忘本務末者倫邪持之而靡懈又之而有成非仲尼之徒而獲大學之旨能若是邪予故曰甚哉董之政似君陳也以其知本也于其譜而知之也

琴峽居士序

夫美以類彰情以物寓故綠類以彰德則力爲有循託物以寓警則怠心靡棄執循祛怠非志罔成故曰士尚志故志者完美而定情者也夫琴之言禁也所以遏邪而宣和者也昔者伯牙鼓琴也志在高山鍾子曰峨峨乎高山志在流水鍾子曰洋洋乎流水斯擬諸音者耳志以向之猶足警寓以彰類夫峽者山

之隘而水之激也實擊虛應不琴而琴入之耳而會
之心邪有不遏者乎邪遏則端念生和宜則躁心平
躁平則情一端生則美積二者由於琴而本於志故
志者完美而定情者也夫富貴導淫介胄起忿忿以
躁基淫由邪作劉子介胄人也爲錦衣貴矣兄弟世
祿富矣謂人曰呼我琴峽居士斯人者亦警寓彰類
者耶劉子曰吾燕人也嘗登琴峽之上月之岑巉聆
之冷然邪消躁蠲淫念弗萌爰契吾志是故琴峽稱
焉號曰居士夫德成於警隳於怠是故是稱也吾亦
效夫警寓而彰類者也李子曰事異而同行者嘉平
跡也行異而同情者修平中者也夫介胄之於俎
豆富貴之於山林判矣乃劉子則曰吾如此吾如此
者志爲之本也亦美之由彰乎故曰完美而定情者
存乎志警寓以彰類者緣乎物

空司先生集卷第五十三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序一十首

贈李九江序

贈何君遷太僕少卿序

送按察使房公序 送陳公赴貴州序

送右副都御史孫公序

送右副都御史臧公序

送童公赴京尹序 送陳公序

何公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序

贈翟大夫序

序一十首

贈李九江序

李君爲九江府三年而郡大治居無何懇乞致其仕
歸乃進君江西右叅政歸自君治九江稔滑者逡逡
無敢萌也曰官無如今守廉又明非公者縮無敢君
干也豪強仆於其嚴良者恃以安也上令設非其令
違民奸君執而不行讓言至君往而爭然理勝爭卒
無撓者令者或強之也君則毅然曰官可去厥不可
阿竟不行於是九江慙者不上之也它非令不至干
民民亦不知有他令非於是士專其業工賈坐肆盜
背其境農嬉南畝此楨民之效也楨則不擾不擾則

民附民附君乃君懇歸也又放君歸於是民始疑民
泣涕咎君曰夫自走省人事迄今頌白蓋目覩十易
守矣號稱治者非必君廉也廉摧則公銷公銷則明
夷明夷則威弗立威弗立則豪強不仆也豪強不仆
則良者挫六者殊途而相湏誠如有能爭非其令
者乎即爭能竟弗之行歟非令至則民擾擾則四等
各失其業民即失其業不治走目覩守未有不稱治
吏遷也君胡不少柰而歸士解之曰嗟蠢哉民獨立
者危方上者災故非令不至於下而傲譽必騰於上
楚諺有之曰翦稊長穀言恩怨異情也故良者暴之
闇也威者猾之讐也太明則闇忌秉公則私惡抱廉

則污讒何則物以及仇也君烏得不歸也或曰夫堯舜在上巢父洗耳張摯二䟽之倫談者尚焉故聖王必有不可致之賢而君子必有不可縻之節而後淳風可行也聞之羅公曰世號稱名流善文章說道術深藏闇穆乃其心特養望市高以取崇位博鉅資媒富貴耳於中非實有也一遇事變小則奉首鼠竄大則有不可言者矣茲其言雖激然要亦有徵焉今李君歸陟之以華階褒之以渥辭安知上之意不爲礪頑風懦舉而使履道知幾者勸哉

贈何君遷太僕少卿序

何君以河南左叅政而遷太僕寺少卿人曰高其地

厥階縮重入乎或曰脫繁哉予曰拔才也以嘗歷試然亦漸耳旣入必重庸君徃予謁天官公會公自西來謂予曰頃觀子元清理西北馬有巨才云夫子元才誠巨使握大藩柄敷化而弘載民汔康乎夫馬之政一焉耳拘而簡以君遷不優馬後民哉斯非諳夫馬者也馬之登耗國之舒蹙係之矣是故丘甸歲取圉事嚴矣數馬以對窶富占矣駉牝強衛斯臧興魯阡陌成群漢以張矣是以兵戎之事顯碩佶閑詠者侈焉比足同色國者弗之捐也然古之人思寓馬必民也至有復其三卒免二丁者備矣而猶責之官何也政非人不行也故有張萬歲爲太僕而後天下以

一縑易一馬今監苑無陳堯叟勒石之功茶馬非李
杞蜀市之嚴而編戶馬有文彥博難耕靡息之憂卒
有急則太僕每發帑金市之民今之民非嘗復而免
者也遇市則昂其直直昂州縣官必區畫副之矣副
之而有不賤民者乎於是馬蔽而民亦大擾故謂馬
之政一拘而簡謂君之遷優馬而後民者非諳馬者
也辯者曰何君前清理西北馬嘗糾勢官私田湖益
馬歲入約數千金行期年矣然卒弗行也於時君復
有馬政之章畧曰私茶不絕勢鹽不革馬卒不登亦
未聞措之行今即遷茲官能使馬遽足而民靡擾乎
夫道以志行官以誠守時非逆度知之而弗白非仁
當行而畏縮非勇相幾審力智斯立矣以君才誠重
庸君夫奚往不可矣而但馬政哉君察方岳諸公以
君行也思有贈於君而屬予爲之言予非度時誠守
行志者也而從之言以鮑子知我也

送按察使房公序

今孰不曰軒冕倘來物耳夫凌風排雲鼓翼於九天
之衢以赴功名之會斯豈非吾所深願至欲哉然而
時有遇不遇故富貴者趙孟我者也得之非我加失
之非我損何也以在外也及旣失之也則又率面目
無彩澤戀惜懊悔中恹恹弗休斯非所謂言是而心
違者歟大抵脫屣名利有三難奮激不顧一牽於妻

子二以官爲家三今欲一旦超乎三者視其官如塞
翁之馬孟敏之甌先幾勇止內無絳腎色不黯如窮
約靡悔斯其人亦罕矣故曰笑碎美璧動情破缶而
况功名富貴之際哉故官爲家也官失而無家必曰
悔不守井泉之俸牽於妻子妻子必聒之曰榮途百
足奮激不顧者失其官鄉里人或侮之或其邦大夫
過之不式時節不問遺必曰吾謀再起以泄不平若
是者其去也豈誠由諸心者哉任丘房公爲河南按
察使守一比法久而安矣無何上書乞致其事歸
天子乃許進公太僕寺卿歸公爲此內而弗謀妻子
外而弗詢察僚書上而京師朋舊咸罔聞也命下也

人疑而驚詰公曰歸有家乎公曰薄田足以耕敝廬
足以栖家人安乎公曰安曰他日鄉里人侮公邦大
夫過公不式不時節問遺公曰侮予何殆慢予何辱
不去二者難必矣公拜命暨還儀度徐暢若有所負
而釋焉豁焉若有需而獲也聞惜其去公歆弗自勝
譽其高然若靡能焉若公者不謂超乎三者之等而
其去真由諸心哉夫人性雖同而品則殊著易識而
微難察自是有向欲去而怵於侮且慢止也必曰茲
非若不去而殆且辱也有向欲去而牽於妻子也必
曰吾效房公不謀諸妻子有向欲去而慮夫無家也
必曰薄田敝廬易辦也若是者非公啓之而誰也故

君子謂公之歸有厲頑劇貪之功不誣矣公以進士
歷郎中知府副使叅政諸官至今職唐相國瑄其先
也而居任丘實自關內徙因是於予有鄉國之雅而
省司諸公乃復屬予曰房公之去人士惜之然亦高
之焉子盍贈之以文於是乎文

送陳公赴貴州序

陳公之貴州左布政使也爰自河南右使徃焉徃之
日河南左使臧公偕左右叅僚餞之郊有舉觴勞陳
公者再拜而言曰嗟遐哉夫貴州者古鬼國之域而
西南之荒裔也不謂萬里哉陳公觴而酢之而再拜
對曰竊聞之王事無近有知道路之事者曰遐何難

焉夫洞庭五溪天下之險也林箐峒峴劍峰指攢下
視無地仰之無天苦霧蒸焉水則波濤靡際微風凜
湧是險之至者也又草露蝮蛇之虞不可不戒陳公
曰王生遇九折之坂叱御徑度狄相登羊腸之谷望
雲徒悲故君子不以夷險異懷人臣不以非美殊志
某也前嘗歷匡廬泛彭蠡北涉并代揚鑪鴈門之衢
飛蓋白登之墟者屢矣然嘗浮洞庭踐五溪徧沅辰
之巉極偏鎮之區蒙蒙嶽嶽犬牙相入者固貴之北
隅也乃後復踰大庾登五羊返于江于淮于河以至
于河南某者未始困于險也而險亦莫吾困問者瞿
然而變色曰蹉壯哉且子何以治夷陳公曰竊聞之

雨露不擇地君子不擇人故鳥獸悅惠豚魚及孚忠
信篤敬蠻貊焉行夫自貴之開邦也列帝敷膏于上
諸吏宣承于下官御惟備巨小相屬立酋世長因其
勢輕徭薄賦養其力左輸右轉贍乎用甲冑以威庠
序以教錄俊登杰細繫大縻是夷而華者也某何敢
以夷治也臧公曰吾與子異域而均責夫封疆之官
其責有五訓養先焉一以持之守之以寬詳出允納
宣明剔幽其庶幾乎陳公再拜而受曰旨哉敢不敬
承佩君子之訓於是李子聞之曰諸君可謂善祖行
矣一錢而三物備或問何也曰送而恤遐而險焉虞
仁也仕不避難重險不懼忠也別廢忘規陳責必五
義也仁以樹忠義以行之益之以貞何事不濟是一
錢而三物備者也諸君可謂善祖行矣

送右副都御史孫公序

孫公爲都御史赴江西也以李子嘗官其地問厥宜
李子曰僕鄙人也宜何知焉夫不自政而謀人政者
妄也不自陳而言勇則其言無稽敢辭翌日李子與
客論天下之政而及江之西客曰孫公撫斯邦也境
內獄省乎蓋其人嘗爲刑吏矣以平名又錄囚斯也
然斯邦也賦其允乎豪必自今摧矣自孫之爲叅政
爲按察爲右使所政知之也李子曰竊聞之天下一
政因地異施故政以位殊位由體立立體顯用藏諸

其能是以米價之問智者瞋目牛喘下詢君子與焉
故比條原情執而罔徇積孚而宛成者刑吏之事也
懷矜剖疑義以斷例破堅伐幽錄囚者之志也公符
宣委亟恤緩徵叅政之義也持明懸平靡屈靡撓重
輕付之吏嚴民畏按察之經也協寅敷誠可否惟貞
右使之程也糾邪敷端屹然岳安百度貞焉都御史
之賢也巍威履仁鎮危立利任然而輕去挈綱而踈
目踣猾而矜拙巡撫者職也昔予官江之西見右使
者弗程也按察之弗經也叅者非其義行也私計曰
撫臣必糾之然弗之糾也乃程也經也其義行也私
計曰茲必敷之矣然卒敷之敷事巨曰三司如何咎

也曰咎在攸司威武臨也若罔知聞也斯非鎮危立
利任然而輕去之道也及覘其日為則簿焉書焉瑣
焉屑焉矣耳故刑貴親太親則煩賦貴親太親則勞
兵貴親太親則劇心煩身勞益之以劇則威不巍自
用遺人則仁不廣仁不廣則拙不容威不巍則猾不
伏此所謂下行諸司務目而拋綱者也古之大臣不
由也客曰某聞之君子異位而同功殊體而均効言
有本也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曰我戰則克祭
則受福言無往不可也孫公之撫江西也予謂其獄
省而賦允也非欲其太親之也自程而後程人之程
自經而後經人之經也經以立程程以擴義義以定

志志以幹事則何豪不之摧矣豪不奪則民志一民志一則重犯法重犯法則獄省獄省則賦可允賦允則盜賊不作盜賊不作則兵戢而無用此大臣之業而巡撫之良也故曰同功而均效者此也越二日左使臧公借諸寮來謂李子曰孫於君同年進者也同郎屬而嘗又共巷居其行也能無言哉於是李子以客問答語告臧子而臧子乃遂以李子之言告孫子孫子曰夫敷其義而弗指其事而顧宏厥辭李殆以言諱乎雖然非妄言者也厥言有稽矣

送右副都御史臧公序

大臣之出而鎮也必在畿甸之外記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是也方伯之國去天子遠故不可不有出而鎮之之臣出而鎮之不可不假激揚繩糾之權故又不可不名之監故監者主控遐固外顯寧而莫危者也今真保諸府猶古三輔之地所謂王之畿也乃奚取諸監而使之鎮也此救時而順勢之道也政要曰靡一一之又曰持衡之勢重則昂夫建本者未有不崇乎培者也今使之鎮而取諸監者非欲畿內地昂且崇哉直隸之府不相一非方伯國埒也勢不得更無監故置監者又以一之耳此所謂順之也順勢以置監而監非方伯國埒之地則其體孤懸畿內近天子則美醜易達一分以崇本重

適以昂化非假之歲月不效故監直隸府視他方難
也是以天子不易視監而監亦不敢視已易此臧
公監他方請屢抑而獨監茲獲歟昔高皇帝置監
也專任御史巡未始煩大夫也至今議者每私謂巡
撫之官非祖制斯見弊而不見時者也彼徒以彼
非便宜材也利已靡任怨日侵侵冀轉擢遂以爲不
必煩而不知按者守恆者也撫者濟通者也恆者一
於法通者蕪乎化且今之撫者誠如召之陝以東異
之關以西也亦何寧不之顯危不之奠而矧遐與外
之足憂也夫真保諸府古河朔之域而武悍之國也
西臨阨塞三關據焉已已之變賊嘗抗刃飛狐而飲
酪倒馬矣日者流賊之起也夷恒山之堞而焚易水
之臺者幾矣是其地內而外適而還者也與古之畿
例異而事蕪夫以昂化重適崇本一分爲已任而益
之以內外適還之蕪此臧公監他方請屢抑而獨監
茲獲歟古人有言曰圖治於難言不可不慎也今以
臧公才望此官此地然常自曰天子不易視此官
此地某亦何敢此官此地易行也可以側耳風政矣
先是孫公以右使爲此官江西臧實偕群寮屬予文
乃予今不得不文於臧者其義猶孫也

送童公赴京尹序

童公之爲順天府尹也以河南左布政使府於省體

亞尹親使品殿然非名使罔尹擢非大名使即尹罔
北也斯非內重外輕義邪童公之爲左使也幾三易
年矣擬擢公都御史暨卿者屢矣乃竟擢公尹又北
也非以公名使又大者邪天下之勢地近則難制荷
重則難力體雜則職易撓順天者古京兆之地而尹
猶古之尹也輦轂之下焚糾盤錯動千貴豪暮謀於
幕朝誼于朝所謂河南帝城當近臣斯謂近而難制
民之受病譬如木蠹朽自內始勞者欲息瘵者欲瘳
禁邪祛害一趨同俗邦畿旣熙四方是承厥機惟尹
尹之輕重幾旬以之斯謂難力夫尹卿相之次也簿
書期會猶云有司故其體差異史云前有趙張後有

三王專而治者也今之尹若是平斯謂難職處三難
之地誠非大名使不可而以任公則公之素不推可
知矣予嘗竊論天下之政惠流威立信執義斷非通
弗濟有容乃大故體心悉情布慈敷溫獻朴靡施此
可言惠而不可謂之威端嚴廉厲望之肅如邇慄遐
懼此可言威而不可謂之信令行禁止畫一靡移此
可言信而不可謂之義破幽剖疑不吐不茹苟有弗
合死生以之此可言義而不可謂之通曲成委就從
之弗失已違之弗取怒此可言通而不可謂之容法
坤之藏準師之畜言垢掩疾不動聲色綱舉目清有
斯六善而後三難可行也何也尹也者卿相之次也

故其器常患不洪然猶有司也故其才常患不通而
又益之以義信兼之以威惠此天下之良也童公有
焉尹不足爲矣公捷爲人也以進士歷都給事中叅
政左右布政使擢今官云公之擢今官也三司諸大
夫飲餞于公分燕于私備矣已而相謂曰伯叔倡和
載之詩回路相贈述之禮言昆弟友朋非言莫申也
夫寮也者義猶昆弟分則友朋者也於是相率徵言
于李子李子曰夫童公者予知之素矣是卿相之器
也有六善焉尹無難爲者矣

送陳公序

陳公以河南按察使而陞山東右布政使捐訊鞠典

敷布遠刑獄就錢穀去糾擿司科催前以法今以教
法主義教主仁是陞也階崇而職異矣於是有問李
子者曰君子有遺慮智者無兼能陳公固才臬將復
才藩乎李子曰考來於往察隱於彰故往者來之證
也跡者心之應也陳公嘗爲令矣才令也爲御史矣
才御史嘗按察副矣才按察副而又使矣而又才使
則今不才藩乎竊聞之君子異位而同體異體而同
功異功而同心故藩臬臺邑者位也卑崇相承寬嚴
以之者體也仁宣義決視履熙載者功也然發之才
而由之心故跡者心之應也夫牛羊之於人末也昔
者奚飯牛式牧羊也移之官奚以秦霸式爲令才斯

何也通也通斯同同斯功矣是故邑可也臺可也臬可也藩可也如孔子委吏可也乘田可也中都宰可也魯司寇可也斯所謂證諸往者也不然必自計曰吾奚藩奚臬奚臺奚邑官至而後習斯學養子而嫁者也故同者由之心者也異者即乎事者也功者證乎跡者也體者存乎位者也通者貫乎一者也問者曰若是則陳公進而卿不爲名卿乎李子曰名卿哉曰名相乎曰有本矣

何公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序

何公以都御史巡撫我土再歷年乃有今命蓋出臺而就曹輟綱維而佐水土者也以階則六佐爲崇以

官則司空古列之三公以職則今散而前要以地則北重而南輕矣是時何公年將耆尚未子會又喪其夫人乃公懇疏乞歸或問李子何公歸允乎李子曰弗允曰奚知其弗允也曰以公之德之功知之竊聞之爲而靡澆之謂執同而罔隨之謂介小而容之之謂恕存而念之之謂厚諾而終之之謂忠先而墜之之謂遠優而俟之之謂大斯七者古所謂德之經而政之所由行也是故是人也治朝之所必庸是以在下則陞在上則旌在野求之在位明之夫何公者德而位乎上者也方將明之歸何可得矣在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今皇帝繼統也乃夙夜思德

焉庸而慮之曰爲矣撓乎同矣隨乎小或罔容容者
厚乎厚者忠乎忠而遠乎遠而大乎既見之而庸之
矣八坐克矣乃又慮南有位焉若曰不仍虛乎若是
則何公者即懇疏乞歸無允之矣或又問功者何也
李子曰竊聞之政外無功故執則法立介則類分恕
則愛擴厚則悖積忠則衆附遠則器洪大則量富量
富則大事斷器洪則承荷堅衆附則易使悖積則易
親愛擴則惠澤流類分則善惡別法立則紀綱修以
是臨民無往而非政以是爲政無往而非功矣故田
政外無功曰日者齊寇犯我東鄙也飛箭滿眼炎燄
晝赤淮泗河洛之間詢詢如焚而公乃仗鉞即戎指
揮而平之斯所謂折衝尊俎者也及其明之也乃水
土焉寄何也李子曰君子之政始諸身以加諸民曷
爲弗成曷用弗功詩云右之右之無不宜之是也何
公嘗爲縣矣而縣焉成嘗監察矣監察有聲爲郡爲
臬爲藩矣以郡以臬以藩名斯足以觀政矣何也德
爲之也故忠其衷也厚其徵也恕其行也執其操也
介其節也遠其期也大其規也斯古所謂德之經而
公之政所由行者也是故重輕之者時俗之論也南
北之者急要之心也 明天子固且 詔公入矣公
行之日三司群公餞之郊公曰幸問言於李子於是
群公乃造問李子而有斯序

贈翟大夫序

翟大夫者河南按察司副使翟子也翟子爲給事中
也劾章怒樞要坐是出補僉事僉事雖大夫然銀青
而諫垣出是官也時眼恒卑之於是人咸謂翟子危
或教之曲解乃翟子則顧毅然曰得不得命知不知
人非其道以求之君子不爲也况求之未必得哉居
無何樞要者去於是翟子進副使階中順易銀以金
換青爲緋褐蓋驄馬英英赫赫奕如而巍如於是人
則又咸爲翟子賀乃翟子顧又歔然弗之居也曰夫
君子之諍也非以捷徑也其進也非恃幸也是故吾
盡吾職焉已毀譽何知吾量吾力焉已進止聽之故

法者不任情以出入君子不低昂以徇時是故翟子
蒞我邦也吏嚴而民降罪之靡寃訟者寡然行之三
年令彰顯夫是則翟大夫之行焉已或問翟大夫
何以賢也李子曰人也殆有真貴者也夫有真貴者
必有至質有至質者必有浩氣故氣者稟也質者成
也貴者徵也今夫松栢固世之謂才也然斧之則折
撓之則折火之則灰水土則朽乃若金玉之爲物也
從革罔渝瑟溫而栗煉之愈赤寧碎靡蝕斯何也其
質至也是故天下之言貴者未始不之歸也故詩曰
金玉其相傳曰金聲而玉振之夫文孔者古之大聖
人也而贊之者必曰金玉金玉固知二物者天下之

貴也夫瞿子者誦法孔子者也又恒自曰文王我師
以是觀之殆有真貴矣人也其質至也其氣浩矣夫
是則翟大夫之行焉已大夫其名某字號青石子昌
邑人也其爲副使也則嘉靖二年夏也

觀風河洛序

觀風河洛者爲巡按譚子而作也觀風者何其職也
河洛者方也譚子之蒞我邦也度而能貞肅而有明
潛洞臧否燭窺幽見之苟真飈激山屹利害罔移
也於是君子佩愛小人服威吏憚而縮民恃而舒然
聲跡泯焉坐竟日默如也斯何也天下有大通焉觀
是也有大幾焉風是也風以幾動幾以觀通是故無

遁情焉情者風之所由生也巡按者以觀爲職者也
即情以察幾緣幾以廣通因通以求職鮮不獲也故
君子謂譚子善爲政雖於天下可也河洛先之矣是
年也譚子實監河南試大梁士試而中者十有四人
也十四人者相語曰我監公何以大通於幾空同子
曰士讀易乎觀之爲道人已之道也然君子觀則先
已故曰知風之自自我始之也其有職也則戒之曰
爾惟風傲之曰巫風淫風亂風言其觀貴已也夫譚
子者懋于德者也德而風故其動幾動而通故其觀
無遁情是故以執則貞以用則明潛之則洞旁之則
燭愛孚威行遠縮而民舒也斯何也德者所以爲風

者也情者所以流德者也幾動于微通成于廣職斯獲之矣故君子謂譚子善爲政然河洛也厥方挾矣諸士曰古者陳詩以觀而後風之美惡見也我監公聲跡泯而其德大通於幾不謂天下之材乎於是賦觀風河洛云河洛者狹之也冀太師采之獻諸天子空同子曰民詩采以察俗士詩采以察政二者塗殊而歸同矣故有政斯有俗有俗斯有風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三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四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序一十首

贈郭侯序

送陳汝州序

李君陞按察司僉事兵屯潁上序

送梁處州序

送李德安序

送喬太常序

送程南昌序

送何職方序

送馬布雲歸序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序一十首

贈郭侯序

郭侯爲開封府同知三年人曰郭次公陞矣已而果陞而爲汝寧知府人曰郭公將轉而爲開封已而果又調而爲開封李子曰竊聞之三王不沿禮五伯不襲智是故政也者因民而爲者也故順時者致昌者也信謀者審方者也俛志遲迴者後時者也今郭侯爲開封也於斯三者何由焉且夫順逆者勢也大小者形也彼秦阿鑿鄒於人非不利也設倒其柄則玩而不畏故曰徑尺之魚不遊於蹄涔橫海之舟不納於江河今論者不察乃輒立議曰郭君必以其爲同知者爲知府又曰必以其爲汝寧者爲開封是何異於膠柱而鼓瑟者哉且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爲不得

爲至易知也夫開封者史所謂車馬之湊四通八達之衢也于今則有監守之臣有臨轄之司有諸王之國其屬城則四十有三其賦訟徭役勾幹簿書之擾蓋奚啻十倍于汝寧而又日僕僕跨鞍馬奔走迎送如是而其勢能盡如爲汝寧否哉且夫寬猛者人之所時有也孔子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然而肉刑雖三王之世不廢此又何也故居上不寬孔子以爲不足觀然攝政七日而即誅其亂大夫卯故曰寬于良嚴于猾寬主恤嚴主戒今郭侯將爲寬者邪抑嚴者邪諺有之曰近火先焦開封近火者也百姓煢煢嗷嗷難堪矣蓋其地人衆雜人衆雜則其俗易偷而善

造偽吏隸胥史之徒又輒相鼓扇益盜奸即蹈死地
罔避懼彼其乘肥馬戴貂帽著文綺衣者蓋踵相接
也大者白手置田宅與豪富埒矣此其責在知府邪
同知邪余故曰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爲不得爲至易
知也且今人誰不謂包拯歐陽脩相繼爲開封也蓋
拯以巖峻起及脩代之用寬亦起夫二子者固並所
謂有道仁人也乃其治同功而異義乃又並顯盛傳
世由是觀之爲政各任其性用情能附實則民亦易
化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今論者乃顧又
謂郭侯必用其三不然且妨於政豈不謬哉

送陳汝州序

陳子以鈞州同知陞而爲汝州知州李子聞之色沾
沾喜幸曰夫陳子前爲郎中矣云土彰也然豈料其左
而卑也今之爲汝州即非彰也必然關諸天下不細也
夫天下事勢譬之弩也而其動則如猶機也坤之初六
曰履霜堅冰至夫霜之於堅冰相遠也動乎此而應
於彼乃若是神何也此不謂至微至微者邪故曰知
幾其神乎夫陰陽善惡君子小人未嘗無類也故陰
陽者形也善惡者行也君子小人者朋也形不獨立
行不特成朋無逆從是以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
彙征吉而於否之初亦云故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故朱博雖賢必俟

其友乃結綬貢禹即非不肖然不能不因人而彈冠
由是而觀方今無朱貢之徒則已誠有朱貢之徒聞
陳子興有不彈冠相慶者邪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也且今人孰不欲富貴假令陳子巧詐善宦卑
卑與世浮沉或富厚多金玉貨財無論一知州即令
立致卿相大夫余何所喜幸焉陳子人品道德誠足
爲天下喜幸即令隱約終身予願爲之執鞭不辭矧
今爲知州矧將彰而爲卿相大夫記曰力田不如逢
年善仕不如遇合今陳子亦謂之遇合者哉非邪鈞
州知州李君將有禮於陳子念獨余與陳子故同郎
中也爲友而又故知陳子於是俾來謁余以文曰邪
彥不幸不獲交於下執事然知天下有先生久矣敢
爲吾汝州請然予聞李君亦令名豪傑人也因并告
曰陳子行君亦可以彈冠俟矣

李君陞按察司僉事兵屯賴上序

兵刑天下之忌器也然聖王能使人不犯刑而不能
使天下無兵能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兵一日而
無食能使兵足于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何則專其
事則有緒而湯理責衆則勞倍而鮮功昔周成康之
世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可謂極治然猶羽旄章于禮
噐干戚存乎樂舞兵車藏于比閭故曰聖王能使人
不犯刑而不能使天下無兵當是之時四夷賓服干

戈朽於武庫然猶歲終計盈縮九年論耕畜故曰能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一日而無食及其立官則司寇司刑司馬司兵司徒司食故曰能使兵足于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今按察提刑官也益之以軍馬城池則司馬事也又埤之以屯田則司徒事也是故其境內刑有弗治以問司寇司寇乃下而問按察兵有弗修以問司馬司馬乃亦下而問按察食有弗給以問司徒司徒乃亦下而問按察所主之境地誠狹也兵少也屯寡也猶之可也今李君主穎上之境其地跨江淮邊四省而犬牙以健訟而善潛非必巨獄以隔別雖小亦頻年無了期李君信善刑然能

使之咸允乎蓋所轄衛兵率萬計其官率各奴戮魚肉之又素跋扈稍繩則亢大繩則訐更大則計脫之君即善兵能必其無不修乎又屯田疲弱不盡懇豪強占膏腴租入或於私門遺欠積而牽連李君即善調食然又能必其無不給乎余故曰責眾則勞倍而鮮功雖然得其本萬事理李君固明恕剛慎人也識高而變通夫明恕剛慎者政之本也識高變通者才之緒也以此治事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乎且君故爲司寇屬至著也又出而知陳州矣此所謂賢練之吏也如此而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吾弗信之矣今天子夫夫明斷方祛故布新他日或問江淮間刑於

司寇司寇誠對曰允矣問兵司馬誠對曰修矣問食
司徒誠對曰給矣又咸曰此兼衆責而能功者也則
君不謂之得其本者而誰邪三卿者佐今天子用
之天下者誠皆有本者也則刑不可使之犯兵可設
而不用食可無不足也此所謂聖王之治也

送梁處州序

同年者擢同年同部者序而送焉義起也蓋惟我癸
丑之在吾部者爲然癸丑之在吾部者前後三十四
人十二年間擢者二人又皆治郡亦寡矣前劉岳州
往王叔武首序之茲應樞往處州僉謂予當序夫序
叔武備矣予何能復言然竊見自內補郡者恒怏怏

不自滿非謂郡劇且勞而其勢有不獲盡專者邪夫
以金緋坐堂上州縣吏承風走役悅則利怒則威一
郡之休戚雨暘寒暑山川鬼神之神食惟守主也而按
訊有推官收逋有通判兵戎有同知亮工分職各具
成案而決于守守可則喜否則懼如是而謂劇且勞
而不獲盡專焉者何邪守誠曰是侵吾掌刑吾刑賦
吾賦兵戎吾覈僕僕案牘間日不暇給疑推疑判疑
同而不之信而是三人者皆將斂避退縮雖有能靡
所自效於是事有所不舉矣監者入其境則曰守誤
之守誤之挫辱抑厄以劔其鋒州縣之吏觀望狎玩
不復有所警飭亦宜矣如是而欲專欲不劇且勞可

得邪表三者達之天下者也應樞是行將自刑自賦而自毀之歟抑付之前所謂三人者而可否之也應樞入吾部歷試八載聲稱滿人口性坦達無較是固天下之器於一處州何有處州在萬山中民質直簡訟蠶歲三四熟其租易辦卒伍句擾亦亞于他郡前三人者且各易爲力而賢如應樞與之決可否而行之其郡不大治雨暘寒暑不時山川鬼神不享不佑有是理邪然此特予所竊見者爾不敢不爲應樞告他則叔武備矣

送李德安序

李子同年進士曰李宗乾者以戶部郎中擢德安知府故事同部擢同部同進士者爲言贈焉於是李子謂宗乾曰德安非古名郡歟是在雲夢之間矣其地高山廣藪利耕織樵牧水者捕魚蝦宅舟楫然其俗輕悍而健訟君子則多機術把制人是楚之遺也子往何以爲政宗乾曰其信乎立于信措于敏昭于斷與厥休息如何李子曰善哉備矣宗乾曰何以益我曰無已則寬乎綜密以輔之乎且兩漢循吏子以爲孰優宗乾曰無踰黃霸曰霸無赫赫之譽若趙廣漢輩所爲而天子賜車蓋黃金下詔褒譽人到于今稱之弗替非用是道歟當是時昭帝立幼大將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尚嚴酷

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是豈無見者歟夫守近民者也日理民爲事顧率務體格靡所司察觀霸所爲亦可以少省矣霸治民雞豚穀馬米鹽煩碎之務罔不精力某所大木某亭猪子尚應口道之況其他者歟今之守能若是乎宗乾於是起謝曰吾性剛不柰事事微子之言吾幾不政矣李子曰夫剛乾之質也陽之用也是故綜非剛則墮寬非剛則弛明非剛則苛敏非剛則息信非剛則變夫剛美德也吾子何患焉宗乾喜誦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乃再拜登車而別

送喬太常序

元年春 天子肇祀天地既合群神于南郊乃復遣使祠天下名山大川暨古帝王 宗室王墓告始也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是也自山以西其鎮曰霍瀆曰河海曰西海帝曰媧曰湯 宗室王曰晉曰代曰瀋則吾友太常少卿喬君往侍祠建節行蓋道并陘沂太行南並蒲坂及于太原北抵鴈門雲中歷數月乃還往反蓋數千里按祀典王祀四望天子始踐位祀之巡守至其方則又祀之故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至漢宣帝令使者持節侍祠於是近臣始攝天子祀事而毳帛載御祝與百神抗禮矣祀之義有三一曰尊神二曰尚賢三曰展親夫晉代瀋所謂

文之昭也。媯湯古之神聖人也。河海霍望也。於是時將天子精意能靡所弗享。非太常所有事邪。太常掌百神之祀。素行無醜於神明。又晉之山川所生也。夫三者備矣。非太常享而孰享邪。是故孔子曰。我祭則受福。言有本也。山西連年凶赤。野千里黍稷不植。牲牢黷瘠。百神之典將有所不給。今天子踐始遣俊臣往修禋事。如是而復雨暘愆期。甘澤弗降。神曰。失職。賢曰。助慝。親曰。悖德。夫山川鬼神豈若是極乎。子行矣。予於是望之矣。

送何職方序

今之所謂賤丈夫者。非薪若灋。字至其道。山澤之事。

雖善方輿家言。莫能詰其所從來。此無他。踐之實者。言之切身。親歷之。與得諸口耳者異也。夫言於人亦難矣。兵也者。難之尤者也。山川草木之利。疆異而界不同。車騎步短。兵長。戟劍楯矛。鈇弓弩之施。又相什百不齊。故曰。大小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彼坐高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設非身踐其地。信才且知而克。一一中哉。趙充國。漢名將也。及討西羌。則曰。百聞不如一見。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則兵果易言邪。新天子即位。銳意戎政。乃勅司馬卿屬數馬于邊鎮。而榆寧肅三鎮。則以郴陽何君往。君少年負駿才。至于兵戎之事。又爲長茲奉。璽書踐萬里之域。

異疆殊界將靡所弗陟竊於君有賀矣君前在職方圖天下地形寢壁上號曰卧遊予間叩之曰吾得其形焉踰年又叩之曰得其勢焉再踰年曰得其備焉然終不以是自是而予亦不以是是君者以未踐也天下之患莫大於西北邊西北邊莫大於榆寧肅三鎮者君踐有日矣歸坐高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尚有能詰之者否邪予于君之離是故以之賀而不以悲君幸勿諉曰吾之行數馬焉耳矣

送程南昌序

正德元年秋九月戶部郎中程君拜南昌知府之命走日朝士夫咸歎息爲君惜謂君守南昌弗宜其信

曰南昌省下郡俗機狡健訟君非法家者流性簡靜鮮事事又恒疾信若是南昌不置守乎夫天下性同也南昌之人獨不守同乎守之於民以分則帥也義則師也親之則父若母也父母師帥不可以機狡逆其子弟與卒徒而爲之守者以之逆其民欲民之不機且狡得乎假令程君斥簡以狗擾攘靜以狙暴治其民而民從之且猶不可而况未必能治治之未必從乎且夫天下之事不能皆試而爲今舉其大若要者錢穀甲兵訟獄三者而已必欲其皆試而爲必從事於衡石牙鉞桎梏之細而後稱司農司農司寇之位設終身不爲司農司馬司寇而前三事者將終身不

之諳乎程君固未始試司農者及仕爲司農屬即赫赫以能著稱今徃理郡訟有不著稱者乎父母之於褻子有訟未嘗不斷斷之必當者其視均也有不是未嘗不撻撻之不怨者其愛等也非均且愛必不能服其子之心惟帥與帥也亦然君苟以施之子者施之南昌之民南昌之民必治治則不爭不爭則化化則其功易叙當是時我冠坐堂上百胥羣姓奔走承奉于下豈必強力者而後能邪故曰操簡以御衆居靜以制動此天下之政也予於君官同部又同進士不宜無言以別會曹長胡君伯雍合群寮友以文見屬遂發其所欲言者如此

送馬布雲歸序

馬君布雲主事戶部四年矣一旦致其事而去同僚旣釀爲之餞而又屬予之言予幸接下寮日以簿書期會爲事其何言之能爲雖然竊有聞焉君臣之義道不合去言不聽去不得其官去年及去疾去以予觀布雲年未及也非疾者也布雲前爲中書舍人九載克厥職乃擢主部事布雲又克部事鄉督太倉粟吏不敢蹈奸於是舉督天津粟天津之人咸藉藉稱明斯非不得其官者也非所謂言迂而道違者也而何以遽去無可去而去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夫自士大夫以官爲家進退之義擯而不講於是有老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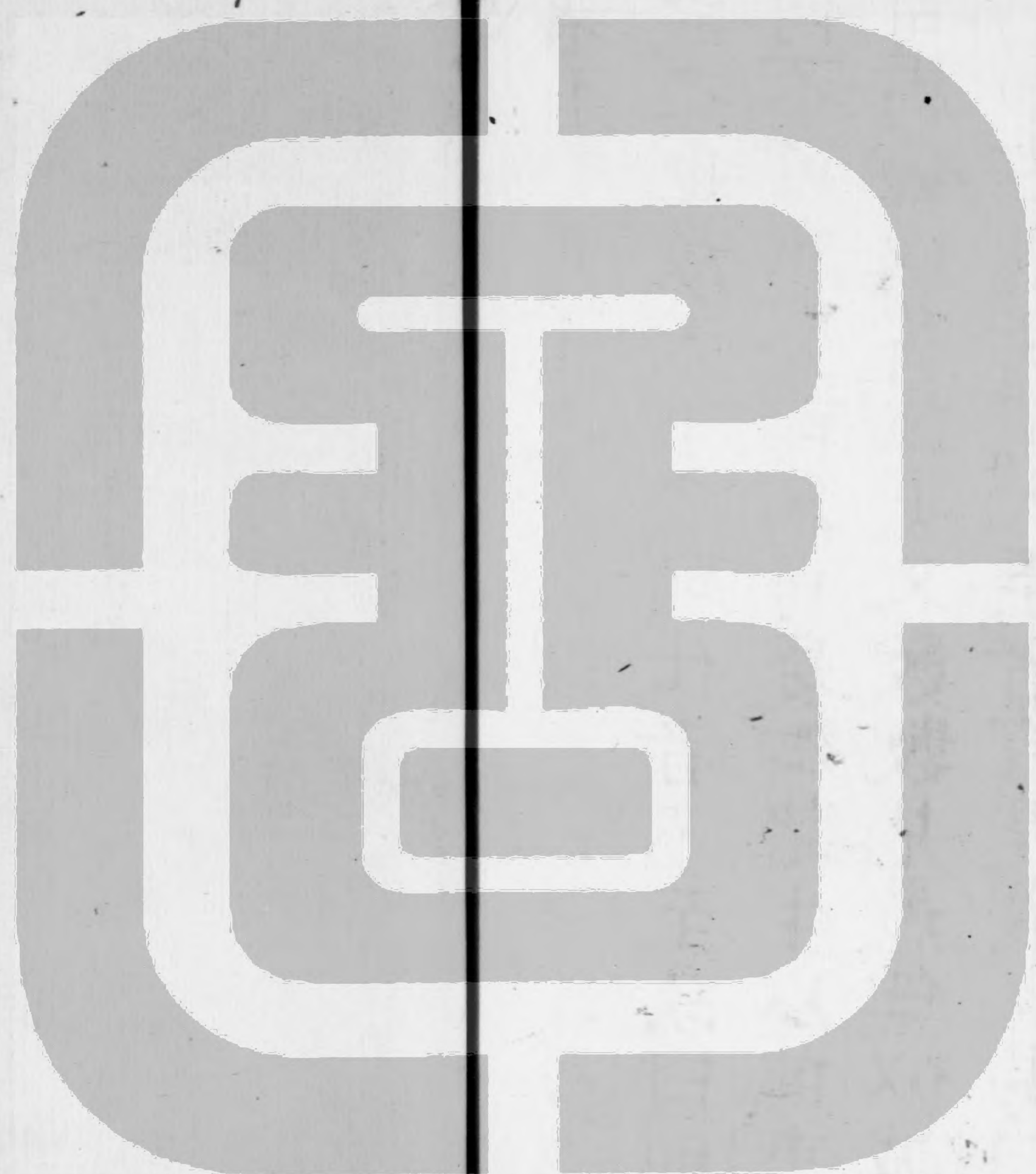
于位而不悟者穢行詭迹之士遂宴然行列蒙詬詈
不顧甚有病卧牀褥猶日探除拜問調遷者使其弗
事事則已苟或事事而能以不得不聽不合去否也
嗟乎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使布雲不得其官去言
不聽去道不合去老去疾去猶爲賢矧無可去而遽
去邪夫宦譬之海也百險備焉逆之則危犯之則溺
不知而不去謂之逆知可去而不去謂之犯布雲茲
去譬若泝恬波而行興意窮極舍舟登陸其有不樂
者邪布雲偉軀幹美髭鬚豪爽尚義少失意於科第
老復弗究其官必考壽樂其餘年必生賢子孫昌大
其家不然何以與危者溺者別也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公自去歲上書乞骸骨 上察其忠誠勉留之至是
三上書不許會公日疾引請益力 上不得已許焉
賜璽書文鏹有衣一襲行之日冠蓋車騎填塞路衢
道旁觀者咸嘆息爭走覲公聚而轉相語豈不爲至
榮幸事邪議者謂公前以司農卿歸 先皇帝特
詔起之置之左右委以腹心數 召對訪延失得故
每語屏從侍必移刻乃罷所謂帷幄舊臣者今 天
子幼冲熒熒在疚四境未輯忠鯁耆舊之臣不可一
日去左右又大司馬者佐王平邦國者也公去誰與
理邪公不聽比去議者以聞 天子廉公有決志故

卒不留公夫士有必去之志而後有不可奪之節故古之人有招之不可來而臨事麾之有不可去者豈不爲俊偉烈丈夫邪爲公者誠曰吾可去去焉卿又曰吾可去去焉大夫又曰吾可去去焉朝去一公暮去一卿又去一大夫君人者必謂榮貴利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天下之才亦必自以利其榮貴利達爲辱若是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邪知天下之才以利其榮貴利達爲辱將遂以是風天下故卒不留公若是天下之願仕於朝者且駢駢至也先王之訓人也語交際必曰義進退具焉先之以幾顯微生焉決之以時消長形焉故亡義者貪昧幾者危悖時者殘三

者有二焉上之人必賤之曰是求榮貴利達者夫惟賤之也故天下之願仕者不至故曰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邪公前爲司農卿諸生以郎吏事公洎爲太司馬公以舊郎吏又數數見愚無似誠不能狀公然竊知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是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公之謂矣旣相率祖公于都門北地李某乃爲之序



程